**李煜**

人物介绍

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代表作有《虞美人》《浪淘沙》《乌夜啼》等,被称为“千古词帝”,对后世影响亦甚大。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,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，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,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,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。李煜文、词及书、画创作均丰。其词主要收集在《南唐二主词》(中有其父李璟之作)中。

课本素材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

往事知多少。

小楼昨夜又东风，

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雕栏玉砌应犹在，

只是朱颜改。

问君能有几多愁，
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——《虞美人》

运用思考

1.不幸造就天才。 亡国之前的李煜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,所创作的诗歌也多是靡靡之音。若如此继续下去,他的文学成就也许就到此止步。而造化弄人,李煜终于没有守住垂危的南唐。在亡国的打击下,他的词风转变为缠绵悲凉深沉大气,遂能流传千古而不朽。挫折与不幸能够击垮人，也可以造就人

2.责任与命运。李煜是南唐中主李景的第六子。他文辞绝佳，是个天生的词人，却唯独没有做皇帝的想法。不过，造化弄人，他偏偏阴差阳错地做起了皇帝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很多时候，命运逼迫我们放弃去做擅长的、喜欢的，而去做我们厌恶的、不擅长的。

3.永远都放不下的眷恋。在大宋强大的攻势下，南唐后主李煜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投降。从此，他做了阶下囚。在大宋的都城汴梁，身在异地的李煜无时无刻不在思想自己的故国。李煜最大的眷恋是他那亡了的故国，而如李煜一样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永远都放不下的眷恋。

佳作展示

【第一篇】

（01）遇见李煜

长河落日，斜阳温热。我穿越浩渺的历史长空，降临到千年前的南国大地，缘分使然，遇见了他——后主李煜。

初遇他时，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——早晨。他正倚栏而立，倔强清瘦的模样就不置可否的印在我心上。他正望着一池新绿出神，阳光姣好得恰到好处，柔柔地泻在那张如凝脂的面容上，隐隐泛光。

雨后空气被滤洗的很清爽，嗅不到一丝尘埃的痕迹。屏息凝神，还可听到花开的声音。脱尘若神的他就嵌在这一片朦胧美景中，不着痕迹的完美。

许是发现了外人的注目，他温柔若水的目光定在我身上，继而向这边踱步走来。也许是心灵的莫名契合，他并没有质问我为何冒失的出现在此地，反而友好的朝我挤出一抹微笑，生涩而单纯。我不懂，一个亡国之君，那样清澈空灵的眼神他不该有，该是燃炽着仇恨的火焰啊!

不需要多余的解释，我随他来到了书房。他手执毛笔，在宣纸上洋洋洒洒的写起了文章。时而停笔构思，时而泼墨挥毫。复杂的表情上读不穿他的心，凝重在眉毛上郁结，眼里闪过一丝清冷的泪光，不易察觉。我俯身望去，一行隽永苍劲的隶书映入眼帘：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

“奈何，此种境地你还有闲情逸致来写诗作赋?良辰美景你已不复拥有，皆过往云烟，你要做的是如勾践一般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啊!”不等他写完，我冷冷的丢下这番话离开了书房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忘记了身为俘虏，还以为仍在故国的宫殿要贪恋这片刻的欢娱吗?

风卷过一把残花碎瓣，扬过空旷的花野。眼前有月光浸润下轮廓蒙胧的一切开始破碎成透明的片，剥落而下。

既然南唐已为历史，就让它成为永远的历史吧。

回头望了他最后一眼，竟看到那眼神中流露的孤寂愁苦

原来，他从不曾停止过“梦重回故国，觉来双泪留”啊!

还是懂他了：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。拥有绝世的才华情谊，却错生在了帝王之家。是李煜的不幸，还是南塘的悲哀?历史的车轮碾下的轨迹，他一文弱才子又凭何力去改变?背着亡国的骂名，过着幽囚的生活，谁懂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

温存月光下的我一行清泪无声坠落。后主，一天已完结，此生亦难见。

月如钩，锁清秋，留人醉，几时重。问君能有几多愁?我知;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我懂。

点评

这篇散文采用总分总的形式构建全文，开头开门见山，直扣中心，主体部分选取历史名人李煜的事迹，诠释了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深刻内涵，结尾总结归纳全文。

**（02）宋词情思**

一阵悠扬的风飘然吹来，清芬四溢，日久弥香；一支清幽的曲悠然响起，如梦如诉，山高水长……

家国梦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长空朗朗,冰消雪融,烟波拍岸莺语乱。一样的春景，一样的灿烂，怎奈南唐江山已在一片风雨飘播中摇摇欲坠，这个春日明媚而荒芜。

春花，秋月，故国难忘空回首。

清风，冷雨，岁月无情朱颜瘦。

砌下落梅,纷飞似雪,拂了一身,还慢。犹记旧时，畅游上苑，花月春风，车水马龙，如梦如幻。李后主颤抖地伸出手，举起盛满毒酒的金杯，一饮而尽。干愁万恨，瞬时间涌散.都付与一江春水向东流……

家国耻，臣子恨，忧国心，销魂泪,别样的韵致,凄楚的美。

羁旅思

白首功名无人解，瑶琴弦断有谁听。苍山松竹,月色胧明。

登高远眺，滚滚云涛家何在？岳飞伫立久视，竟已凝噎，两行清泪不觉潸然而下，洒在寒光凛凛的铠甲上。不远处,号角声再次嘹亮地响起……

明月高楼,怅然独倚；酒入愁肠,万缕相思。水天芳草,长烟落日的壮景早已散去，而燕然未勒,思归无计。范仲淹渴望的只是一枕酣眠，酩酊间梦归故里，那里，亲人正期待他衣锦归来……

“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”听,那般轻缓的低吟。

“何日归家洗客袍,银字笙调，心字香烧。”听,那般含情的苦诉。

漂泊苦,乡情切,心随风万里。黯黯伤魂，愈念桑梓,深沉的美。

无须多言,请侧耳倾听,可曾听见心的声音？

儿女情

“妾发初覆额,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”多少人向往那份两个无猜的纯真。

“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多少人感于那份死生契合的痴情。

“相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”多少人慨叹那份生死茫茫的无奈。

“凤月无情人暗换，旧游如梦空肠断。”多少人参悟那份韶华易逝的悲苦。

两情久长，不计朝朝暮暮，那是豁达厚重的爱；衣带渐宽，终言不悔，日夜憔悴，那是坚定执著的爱；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，情下眉头复入心，那是深挚难舍的爱；杨柳低垂拂岸,晓风残月，执手泪眼朦胧，那是痛彻肺腑的爱。

不同的爱，不同的美，同样的动人。

家国梦想，羁旅悠思,儿女情说。如朗朗的风，空灵的曲。穿越岁月的风尘与与云烟,依旧流光溢彩，演绎着千百年来不变的美……

**点评**

在宋词的“家国梦”这个分类下,作者只写了一个人,就是李煜。我们知道，很多词人都写过怀念故国故乡的佳作,但作者不写其余，只写李煜。因写作点够小,所以虽然笔墨不多,却可以挖摆得很深。文章显得很厚实饱满。

同学们可以学习这种写法,在积累素材时不要忘记给人物归类。想想:这个人物是哪个分类的代表?在遇到相关主题的时候,就可以如上文一样,摒弃细枝末节，选取典型，以点代面。

（03）独自莫凭栏

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,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独倚危栏，眼前不再是深宫庭院，我也不再是“违命侯”，我只是我……

南唐后主李煜--一个名留青史的名字。在中国的文学史上，他用自己不朽的文笔抒写了帝王之乐与亡国之痛。正是有了刻骨铭心的家国恨,才成就了他永恒的诗词缘。

家国恨

祖父，我不识您当初金戈铁马、驰聘疆场的雄姿，在我面前只有破败的城池，满目疮痍；父亲，我不懂您当年南征北战、开疆扩士的壮志，在我身边只有半壁的江山,屈辱羞愧。

祖父，此刻，我终于明白您当年的劳苦；父亲，这时,我终于理解您那时的辛酸。

国破家亡。

我的世界里，从未有过的黑暗,竟在一时间降临。

战败降宋。

我的人生中，从未有过的耻辱,竟在一刹那成真。

我最终还是没有了结余生的勇气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恨!我恨!我真恨!

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响贪欢

“四十年来家国,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,玉树琼枝作烟萝。几曾识干戈?

一旦归为臣虏，此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,教坊尤奏离别歌。垂泪对宫娥。”

诗词缘

我生来“广额丰颊,骈齿,一目重瞳”，人们说我有帝王相,是的，有帝王相。

国家不幸词家幸，诗词缘，是奇缘。满腹的才情,加之一手“金错刀”的笔体,一个在江南长大的风流才子,初次凭栏,满眼莺莺燕燕,华丽绚烂。没有衣食之虞，又得爱侣相伴,必是“凤箫吹断水云闲,重按霓裳歌遍彻”。

话到沧桑语始工。诗词缘,是孽缘。空守半壁江山，我久浸在江南柔风细雨中的骨头，已撑不起沉重的盔甲。再次凭栏,却是满目疮痍,萧条破败。没有管乐欢歌,又无笙瑟伴舞,徒剩“同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

乱世殇，红尘误，我在灵魂的交叉路上，进一步是仁君,退一步是才子,然而我却终究进退维谷。

“风里落花谁是主?思悠悠。”

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”“独自莫凭栏,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”举杯对月,饮尽一杯酒，一杯鸩酒。

“世事漫随流水,算来一梦浮生。”

点评

这是一篇直接以李煜为写作对象的作文。在李煜的一生中,对故国的思恋几乎占据了他后半生思想的全部；对诗词的创作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全部。因此在结构上，作者将文章分类为两大部分：家国恨、诗词缘；在语言上,作者完美地将叙述语言与李煜那些带着家国恨的词句融合在一起，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概括。

另外,文章第二段将第三人称的叙述夹在全篇的第一人称叙述中,清晰地点明了文章主旨,能在主观打情之外更显示出一种客观视角。这种手法也很值得学习。

**（04）兔非鱼**

让兔子下水,让走兽高飞，这是多么朴素而美好的“大同”理想。然而走兽没有羽翅,兔子没有鳍尾,这样强迫走兽跃崖、兔子跳水而求“个个全才”，便是孟子所谓“求全之毁”。“君子不器”的通才,大概是最长也最远的梦,因为鳞片与歌喉兼得，古今中外好像只属于那个化为泡沫的小美人鱼。

还是孟子说得好——“二者不可得兼”。

我们总是希望将所有的美好加之于一个人身上。就像我们希望李煜可以上书韬略，下写愁情；希望赵佶可以左手国策,右手花鸟；希望纳兰容若可以口吟《饮水词》,手斩胡虏头……思绪及此，原来我们也是逼兔子下水的“罪人”。

可翻开青史竹帛，总是事与愿违：李煜献城,赵佶丧志,纳兰心事无人知。虽然如此，李煜难道就不是“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”的一代词宗了吗？赵佶就缺少一幅花鸟、价值连城的无限才情了吗？纳兰的《饮水词》就不被争相传唱了吗？

不是的，如果你还惊艳“一江春水”，如果你还珍视花鸟如生,如果你还牵念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,那么,请高抬贵手。

请放兔子一条生路,留给鱼一个特长吧。既然兔非鱼，鱼非兔,又何必强求呢?

西方有句谚语：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,总会打开一扇窗。中国有同样的名言：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

古有琴师名旷，辨音第一，而目不能视。对于师旷来说，能够将一件事做到极致，自毁双目,又何足道哉!清有康熙大帝,武略出众,略逊诗文,然而一国之君,能治国有道,使诸国来朝,难道还不能得到世人的褒奖吗?

不是全才又何妨?不十全十美有何错?管仲爱财，难道就不是贤相?孙子膑脚，难道就不胜庞涓?汉武专制,难道就不是明主?

生而为人,就接受自己不是一个全才；生而为人，就宽容别人难以十全十美；生而为人,就欣然地去发现这个世界不仅有天空、海洋，还有陆地；不仅有飞鸟、游鱼,还有兔子。

韩愈说:“古之君子,其责己也重以周,其待人也轻以约。”我们为何不能以古君子之心,看待他人、自己和世界呢?

子非鱼,何必曳尾?子非鸟,何必高飞?

子生斯世,何不乐见有兔有鱼,而欣然享此“和而不同”之美呢?

点评

南唐后主李煋的文词举世无双,却是个失败的皇帝,无力定国安邦。作者将这个素材点择取出来,与同类人物赵佶、纳兰容若的典故并列连用,来证明“不是全才又何妨?不十全十美有何错”这个观点。虽然这只是一种素材运用的常规方法,但因举例恰当,并且能将同类素材归类使用,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这种同类素材连用的活用手法也很值得同学们借鉴。

**（05）无题篇**

**李煜的作文1**

他就是李煜，他是南唐后主，是富贵闲人。你整天在书香的世界中遨游，从不顾虑国家大事与政治，你不愿当皇帝，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帝。在你之前，有那么多兄弟，他们个个都好强，想当皇帝。这说来也是个奇怪的'故事。

你们这一家都是靠迷信上位，到你这儿也不例外。之前四个哥哥都死于非命，只剩下了一个哥哥李弘冀，这是个有才之人，却又心胸狭窄，毒死了叔叔，又看到你的重瞳，处处显现帝王之相，他定心中无比焦急，生怕又因迷信让你当上皇帝。但是好像是天意要你当皇帝，不久后，李弘冀因气愤，抑郁而死。

你完美继承了你父亲的文学基因。前期你有“一壶酒，一竿身”，真是“快活如侬有几人”，有“花满渚，酒盈瓯，万顷波中得自由”。当时，你或许是全天下最快活的人了，无忧无虑。而在你当上皇帝之后，顾虑日渐增多，国家日渐衰落。你被俘他国，便有了日日夜夜无尽的思念，“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

李煜的作文2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当我再读到这首词时，我已经回到宋朝，和李后主相对而饮。

一代君王，万民唾骂。一为词帝，千古咏叹。

你曾是君王，你曾是一个坐在龙椅上谈笑江山，怀拥美人，风花雪月的君王；你曾是有一个年年拜佛，岁岁求神，请赐一放平安的君王；你曾是一个坐不理政，寝不思国，夜夜春宵的君王。你曾是君王，一个怎样的君王啊。

世事沧桑，还没等你过完君王的瘾，你已从高高的龙椅上跌落，遍体鳞伤。不等你明白，你便成了宋太祖的臣子。“一但归为臣虏，挥泪对宫娥。”你没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最终三千越甲吞吴的志气，你没有西楚霸王背水一战，拔剑自刎乌江的豪气。你有的，只是一颗破碎悔恨的心和一支蘸满血泪的笔。

“人生愁恨和能免？”你看着故国一字一泪地叹息着曾是你的江山，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

江山已经亡，试问，有什么能比失去江山，失去万民更悲痛的事呢？或许你还觉得不是，你还在想着贵妃醉酒，想着华清出浴，想着一骑红尘妃子笑……李后主啊，你为何不想想安史之乱。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”李后主啊，天上人间，人间的滋味你可尝到了呢？失去江山，臣服于他人的'滋味只有你知道；从天上跌到尘埃的苦涩只有你知道；受天下人耻笑，被百姓唾骂的羞耻只有你知道。

往事成空，离恨却如芳草萋萋。“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”李后主啊，当你吟着这就话时，是否觉得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林花早已匆匆谢春红”并不是因为朝来寒雨晚来风，而是因为季节的转变。而你。归为臣虏，又是因为什么呢？你仰天长叹。却说：“小楼昨夜又东风。”说“罗衾不耐五更寒”说往事已成空“你说了一切的一切，但终究还不过是一个”愁“字。过去的这些事，都不会再重演了。李后主啊，不要再怨春花秋月，你是否知道你的泪水早已淋做宋太祖的春雨。

你走进一业史书，沉重，沧桑，凄楚，你不去理会别人对你的评价，仍在低眉浅吟：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亡国的词人啊，你又走进了一业文学史。如果有来生，你是否回选择一个万民敬仰的，名垂千古的明君呢？那时的你是否会说“人生愁恨何能免，销魂独我情何恨？”呢？

李煜的作文3

其实自己很早就想写些什么，关于我最爱的词人——李煜。

清楚地记得《浪淘沙》是我接触后主的第一首词。喜欢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的无奈，感慨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凄凉。对与他的了解，仅是一首词，一个看似光鲜的人生。

直到接触了《最是寻常梦》，一本关于后主千世之前所发生的点点滴滴。我才幡然醒悟，其实很多事情，因为矛盾而互相存在……

我知道，有很多人对于从嘉抱有不屑的态度，就是因为他是亡国之君，似乎理所应当遗臭万年。但是，他的悲凉又有谁懂得？从六皇子到天子的路本是遥不可及的，可却因为五位兄长得过早离世致使他阴差阳错地当上帝王；红颜薄命，正值青年的他却失去了懂他、爱他的娥皇；他也曾整治金融，发行新铸钱币，却败得那么惨烈。从嘉尽力了，却无能为力……

在那段成为阶下囚的日子里，从嘉成就了一曲旷世绝唱的《虞美人》。那是一位没落皇帝最脆弱的心弦……

此刻，我终于读懂“问君能有几多愁”的无限哀伤。面对故土，你的心又怎能平复？我看明了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的.孤独。纵然身边有冠艳群芳的小周后女英，却始终及不上娥皇的善解人意啊！从嘉，你的心，我渐渐明了……

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话到沧桑语始工”正是因为这一段段惨痛的经历，使后主的名字在文学史上光芒万丈。那些词句，不是痛到极致的心，是无法写成的。可以这样说，如若没有这一切苦痛的根源，不堪的折辱，是不可能有这些泣尽以血的句子的！、

然而心中有个声音告诉自己，或许李煜是幸福的，因为在他在词句中找到了真我，一个只为自己，只为故土吟唱独一无二的词宗！

其实，很多事只有自己亲生经历过才懂得不是么？从嘉经历了苦难终成词帝，而我们只有经历中考以后才会日趋成熟。生活，果然是一本叫人读不透的书啊！

一本《最是寻常梦》，一本关于后主的人间词话。我知道，即使再过千年，李煜的名字依然会深深烙在每一个懂你人的心中！你虽然离开了，但你的词已将成为千古绝唱，万古流芳！

李煜的作文4

春雨潺潺，华美的宫殿，悠扬的宫乐声……京师的繁华依旧，只是，李煜，不知你的心事是否依旧潮湿？

站在清冷的雨中，睁开眼闭上眼全是你清瘦忧郁的神情，感受着沁入骨髓的冰冷，体会你单薄的锦衾抵不住的严寒，只是这寒冷真的是冷雨的凉意？我读着诗词里你寂寞的思绪，想像你用伤痕累累的心，铺陈纸上的亡国之痛，你孤单的身影夜夜走进我的梦中。

李煜，你的一生处境灰暗而又绚烂至极。我想，你是不幸的，生于帝王家却生性静寞，面对风雨飘摇的后唐，颠沛流离的百姓，你沉默了，你选择接受世人的辱骂，背上昏庸无能的骂名，是的，你亡了国败了家，负尽天下人，然而，你又是幸运的，你拥有独一无二的才华，吟出了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的感慨，流露出“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离别歌，垂泪对宫娥”的深深无奈，只是不知你流的泪是愧疚的`泪？还是悔恨的泪。

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！李煜，你的一生是永恒却也是短暂，你叹到“往事只堪哀，对景难排”。悟叹“人生仇恨何能免，消魂独我情何限。”终至“故国梦重归，觉来双泪垂”。由南唐天子沦为宋朝幽囚，身世的浮沉，使你留下“泪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，锁清秋”的佳句，将你短暂的生命延至永恒，然而你伤痕满布的心已经受不起亡国败家的深重骂名，终在一个斜阳暖照的下午离我们远去了，你的梦魂可以与你的国家相依偎至永远了。

有人说：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，偏爱一部分人，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李煜，如果你不是出生帝王家，而是出身书香门第，那你就可以在日落黄昏时，挥毫拨墨，在书香一隅中静静品茗，会不会一切都会不一样了？可你的风景生来就是注定好的，正如你的生命，一半昏暗，一半晴朗。

你走了，留下的是一种遗憾，一种让人柔肠百结的叹息，那样忧伤的诗词，那样忧伤的诗人。

斜阳已成余辉，人去楼空，徒留一片寂寥。

李煜的作文5

他应是个闲云野鹤的词人，一袭布衣，逍遥恣意，不顾什么家国兴亡、龙图帝业。然而他偏偏是这南唐的君主，偏偏要坐在这摇摇欲坠的龙椅上，用这一双挥毫抚琴的手，去撑起这个飘摇的江山。

曾几何时，集一身傲气的大皇子，在华丽的深宫中享尽了一切繁华。他精于琴棋，工于书画，在明争暗斗的宫廷里，超然于世俗的气质隐隐发亮。可当历史的车轮滚到他脚下，厚重的龙袍披到他肩上，他却收敛不了文人的自在与风流，醉影朦胧，丝竹喧嚣，共鸣琴瑟，在纸醉金迷里粉饰着太平篇章。

宋军的鸣金将他愕然惊醒，故国门扉上最后一抹朱红还未消尽，他已成为敌人阶下卑贱的囚徒。于是那个罗衾不耐五更寒的.悲凉身影，成了夜色里化不开的一抹哀愁。我想数千年前一定有一个月如钩的夜晚，寂寞的梧桐树摇曳着清冷的秋，那个南唐的罪人沉默地爬上西楼，眼里凝着的是什么？是昨夜繁华的梦？是朱颜未改的玉彻雕栏？还是三千里冷落的河山？

错为君主，苍天贻误！

所以当鸩酒递到他身前时，他饮得想必义无反顾，早已厌倦了这春花秋月，终在异国的幽栏下结束了精致又苍凉的一生。那衣袂飘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风尘里，只剩哀伤绝艳的词盈绕在月色里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

他的人生多像一场豪华凄凉的梦，在命运的桎梏里辗转挣扎，只余下昏庸无能的骂名和逾越千年的长叹。那些国破家亡的悔恨与不甘，倒酿成了哀婉的绝唱：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

李煜，终究是去了。也许去了故国江南一场明明灭灭的烟雨里，成了一株敏感纤细的草。而我眼里的他，不是帝王，是风流而寂寞的词人，带着不可掩盖的才气，带着不曾泯灭的天真，融入江南的月色。